四書約說

四書約說序

四子之書昔人有取一二語而滿用之終身不盡者有取一部而半用之以定天下以致太平者何至今日童習家傳乃謂驅經術而學究也自余

就傳受讀卽知有紫陽有註疏有大全又有蒙引存疑諸說然於聖諦賢註槩乎無窺也抵掌別頬取足希世郤車充棟何關於書至慧黠者則又抗意隴西之鬼襄陽之顚陽羨之幻

黎丘之妖而鄒魯一脉岌岌乎欲墜於地吾友孫輿公靈挺弇山學窮宿海既從頌讀論古人之世亦以羔鴈作傳心之符海內嘗奉其敝帚爲實藏矣其所著四書一帙余讀所爲說

短標壓綴數言長衍不踰尺幅可謂約矣而與義微言意中之藏若抉旁引曲鬯言外之旨全提剔前人之眼肩開後雋之心花即紫陽諸公引爲嫡系推爲功臣何有於硯北工揣摩

者昔世尊說法華三經者耆宿翻譯未
有得其三昧數百年後智者始悟性
具三千從龍樹中論拈出空假中三
觀自成一家言遂爲台家圓頓無上
妙宗惟與公之於四子書亦云然天

台疏經題五字便成廿卷而與公說主於約蓋人爲法華轉不唱揚之則玄義不析人滯於四書語言文字之下不直指之則葛藤不掃當台宗初倡時楞嚴未入東土應化聖僧已預

證其懸合約說一書余不敢俟之後
而前質之孔曾孟無不合也流傳海
内盡驅學究而經術之可預證也甞
觀世出世間奇男子小汎洄瀾大排
崑嶽未有不透叅於聖賢正法眼者

而聖賢正法眼原卽在單詞庸語引而伸之其出無窮與公作牧則异政媲恭考工則巧思過倕而以一令長制傳翼之虎一尚書郞射高墉之隼余中外共事而心折之莫測其際乃

今而知古人㶑用一語半用一部致
足不朽況究其全而能反之約乎知
其説者之於天下也旦莫遇之

安成友弟王績燦書

四書約說序言

四書約說者。孫與公清室之所著也。與公生孔孟之鄉。志聖賢之志。而剛腸勁骨。篤於天授。定識堅慮。本之學。力考其約說。可謂極深研審。析理無

間之内監脊荼肝透脉註脚之外宜其痛以餘羔雉拾青紫而精以立性命酬國恩也邇者中常侍出典錢穀戸御天憲士大夫身斯任者不得不相關白或蹙額仰息或賦芋希光與

公獨廷爭面折一罔所阿朝臣其股慄捋屏而興公顧神色恬然弗少挫蓋大節莫奪塞于天地其體認有素故見義必爲萬人吾往初非意氣所激始盈終折者夫自昔司馬遷班固

揚雄之流。不恥屈辱。有所論著。蓋皆以文采不見於後世。故忍死爲之。然於經傳靡補。且忿而有言。語多偏至。惟文王演周易於羑里。深詳吉凶悔吝之原。孔子脩春秋於陳蔡。特嚴亂

臣賊子之防此忠孝大義長不朽於千百億世輿公約說意固將闡澤聖諦用期不負所學

今上日月遐矚幽微悉洞寸雲何繇掩

大清雖暫見聲色而若急若緩默默

天地之仁與公行且如鳳鳴朝陽如
凰翔霄際無前偉豎率從經傳中挹
取不盡所願讀者得其牖為羔雉拾
青紫得其精立性命酬國恩則約說
匪僅同於文采而與公之意為不孤

耳與公之學淵矣予惡乎知乃心欽與公之能用其學也敢序一言弁其首夫鄒魯固多賢者哉

吉水李邦華譔

看書摘訓

看書入手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咏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章學字時字習字悅字乃實字也只須精研求解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口氣稍別精神遂迥異矣凡書實字未易遽盡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要無多字故看書須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將通章本文默讀潛思務論世逆志言言能返證於自己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

以解。而又不决裂其文辭。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為明了。如其未明。固不得一刻放下。苐另看後。並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又以為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靜專而精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若刻定張數。不去千思萬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于我何與。又若好為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宗出世語。說入聖賢經世之書。勉強附會。於書何與

去此二弊而後可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又爲度心之鍼矣

凡聽講須將所講書先期看過實有憤悱之意然後聽受有基講將又須將所見盡情撤開不閑語不他顧不雜想不昏沉攝心聽受歷歷分明講完不得羣聚汲談以亂思緒卽宜退居默想再理前言務要所講於本書體貼朳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安不妨另疊疑義反覆辯難蓋聖賢意旨皆從身心所實踐者爲言必身至其地方能洞曉射覆者偶或億中而未必

爲發覆之人也然發覆之人又豈遠求是即吾能思索之心耳思索之心有能通不能通得人以啓之斯力省功倍非謂不必思索而可以人之通爲我之通也每見今人看書信人太過雖有師迂說腐爛穿鑿亦必聽受畧不反之自心試即本文一想則平日所聞所說及所見誥義或安或否必有耿耿於中而不能自已者故互相參駁以求其安蓋信聖賢之本旨而遲以信自已之心也然而人各師心樊然淆亂安所取裘則又自有眞面目惟不離本文者爲是耳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于此方有根據夫子好古敏求要不外六經爲刪述則以此印証正僞同異之求非若他書所存孔孟之後學非嫡派之傳而不可泥入者也至如先儒語錄乃六經鼓吹理學淵藪讀四書五經或以渾成難入習熟生厭而語錄則離古敷暢耳目忽新如陽明見地卓然尤機鋒之最捷者學者日不親五經等書無論胸中酸俗之氣難以掃除邪書時亦且學昧尋源識孤借證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外更有出世奇書學者必當

經眼而心粗者恐難驟入姑且置而弗論也學者多閒習聞不能取大有如按所論看書方法以求經書本旨則誦讀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擊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驚而暴我心於雷霆之下快然自得而留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賢面目漸親而市俗機緣自日厭矣即風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返躬處齋不刺心勞驗之誦讀自如非非謬非口舌所能道者也

讀書惟取錬心最忌入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於圍棊博塞皆俗趣也即挾策呻哦莫非道聽塗說必無實得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伏讀沉思默求以延日晷不是遊居寢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叩其胸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蓋其氣象不粘滯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既疲未見得乎使須於誦讀之餘捲書閣筆明窗淨几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

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遺情以若失或領趣以欲狂一日之間量當片刻於此而然坐寧心尤為要義使此心常如魚在水如鶴在空悠悠洋洋活活潑潑方能心曠而闊見可以互融神活而思慮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即讀書之要訣也繇此而心境日清理路日近覺聖賢言語皆吾心性中所自有而漸漸可體之當身所云欣然暢然快然之景象必有時露吾前而不可遏者又寧止作誦讀觀而已哉

四書約說弁言

余思說書之難也欲易言之說書之深也欲顯言之夫探幽索玄馳騖紛逐而未有極而要領未現徒成其支離焉耳余政在難與深之中乎不能爲易言爲顯言不得已思約言之約患不該不該安得爲約約或不明不明焉不得爲說誠有問道者于此曰此徑可迴通又曰彼路可旁達倘亦有現前明明在易在邇者是乎則約之說也余問道蹊徑間二十年偶一有窺方謂指南或在是而經文早已明明現前夫如

知蹤破鐵鞋正非工夫苐實字尋意虛字索解有無
上下之間會神按脈各本章本句諷咏玩味覺指點
開示不啻詳晰其長篇全文自吸自應迴護既盡即
單節單句字意位置前後語氣舖叙側落入眼正自
了了是以或意盡于本句或旨見于開口或神注于
轉關或影現于支意餘波互發于上下別章總旨經
文所已明已備而不必他求者若意見猶存疑悞未
敢試取本文何字換字更置故擬經言謬為比勘有
不揣愚臆說遊見支解自相醜詆輙轉不敢出諸口

而本來面目已恍恍逼出矣非思通鬼神正經粲日月則有說已贅况凌雜淆亂乎哉故從紫陽以見經從諸名說以見紫陽因流會原即關得光總斷以經說經乃省功倍不至支離多端有碍于聖賢辭意明白洞達者而已耳訓約說將以說約是亦相與于難與深而未有已矣

崇禎六年癸酉暮春有華孫肇興識

大學約說

大學之道章

通章只明明德三字盡之修齊治平皆明明德事格致誠正政所以明明德者內知止脩身正關鍵樞紐處總以明明德于天下新民止至善不待言矣

大學者該上下內外以爲學明是自天子以至庶人自格致以至治平道猶言途徑止吸三在字意明明德等各要見如何學如何大便是在字明德乃本體

仍曰明者本體外不加毫末正是止字故下第加一于字耳親字更好看止字意非真能萬物一體必不能親民必不能止於下厚薄蓋親字註脚也學寧有止足處止照至善取象而見大學正非馳騖所爲盡定靜安慮于一知擇本末終始于先後絜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于一欲納治亂厚薄于一身已全括了知止而是知到止處定靜安慮得一齊俱有有字能字皆知中學力定靜等皆止字真象愈好看定靜等皆格物中事而誠正以及治平各有定靜等在

說多謂知止未便是得如格物未便到治平且經文各目而后又曰知所先後何得無次第但知止第知到静處何謂知止格物第格到知處何謂格物且到静處將去却定到知處將去却格是兩截不是先後了故知止在至能得到能得而知未嘗一念摒格物在至天下平至天下平而格物未嘗一息間方爲止于乃是學故本末終始正一貫之說以先言者推所重以后言者推所由未嘗非一貫也非言次第也本末等即本以該末要終以見始兩有字見物事所

問有正不得不學以自盡者知便是道日近盖就知時說能知則無非道矣故知先則無見小知後則無欲速知所則本末終始種種俱在了

曰古者非衆以誣學正揭以明道明德遞下各有先物格遞去各有后獨格物換一在字止首三在點睛處天下換一平字正見止之真的明之真象然弟可謂明明德于天下終不可謂天下無不明其明德猶病之神道未見之心俱見之矣是以曰止于至善而非謂至善遂有止也

古人視家國天下祗是身心意知故各日其親字明
字愈現了齊治等各照明明德各有學字止字在身
乃通于心意知以交于家國天下者絡訓繹至定是
所謂十件事可一件未知不可一件有絲毫未到正
好所知止處
致知在格物所謂一以貫之若以格物爲致知則多
學而識之者矣
豈是者猶言自齊以至治平也爲本者本在而末自
舉耳

本亂而末治者否正所謂皆以修身爲本其所厚者薄等正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何得一人不學一日不學耶

克明德章

文湯堯正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周公以訓康叔伊尹以訓太甲史臣以贊堯總是明明德故曰皆括明德天下于一身故曰自即自成自道之自玩也字正不于各上句外求皆自明了

各克字顧字皆着力處正好看學字在字意

盤銘章

各句俱有用字在日新作新維新俱是無所不用玩是故二字自見

要指出其極故是傳釋體裁非証之也若以無所不用責成君子明是三王有所不用了

苟字何等奮發日日何等綿密又日何等提醒用極已逼無爲出作及新命無所不用愈了了矣

邦畿章

五引詩正將止于至善本領作用說得明白詳盡故

是釋非証併在字亦活現了

敬字大關鍵即經中定靜安慮精神處敬止恂慄本

註最重與知止緝熙道學等字固好看止字得力處

那幾儼然至善様子千里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

不在至善中者惟民所止直是無人不能止而爲知

爲敬爲學修等固不容已矣

止于丘隅便是於止知其所止故夫子別鳥特爲拈

出不但是我成在是指點可以不如正令其猛省處

穆穆止之象緝熙敬止正常明常敬而無不安厥止

所謂止于至善者仁敬等皆至善爲固所以止之緝熙敬與在故各曰止于不曰仁止等人者見至善不越當體正所謂惟民民字及可以人人字也
文所處君臣等正難故特拈出所以剔發止至善者精矣
武公爲學老至不倦正好看止而弗止之象故且引
且釋切磋等正弗背自止止意恂慄正所謂敬威儀正
敬之形外者盛德至善直是盛德到至善處止正在
此民不忘正見明中有新方爲明德止至善也終者

已直是沒世不忘了

無一念少疎曰瑟無一念少間只僩故恂慄即文之

緝熙其敬也

前王不忘非沒世不忘前王也親賢等各着其字正

是說前王賢足賢親足親等君子小人正國于親賢

等中固非說君子小人沒世不忘是民不忘此以沒

世仍是前王不忘矣

周末親賢樂利安在然布在方策其賢等正自宛然

則今夫子爲東周能別有作爲否四其字正不誣也

聽訟節

無訟民便新了使無訟正是新民不得盡正無訟大畏正使處處要發明明德意非明明德不能新民故爲知本

上文做止下文慎獨便是畏字註腳夫子廢人共此一止共成一個故曰大畏非徒畏之深也是以爲本字

○知本章

本末之物與格物物之物只是一物知本則誠正修齊

等俱在故曰此此謂知至乃可謂知本了

誠其意章

通章只一毋自欺各句句要認意字致知後之意正自有動必覺了了本念故欺直是欺自毋者精神學力俱在知惡等足毋字非剔發毋字也條對下厭然自慊正足意誠獨乃獨知爲誠意關頭慎正所以毋處自慎若見此關一差無處着力故字必字直是毋自欺內已早有慎獨在

閒居節非爲小人收幻寫一段當慎形象與下十手

十目一樣無所不至正獨中積欺厭然正好看不慊在不善慊便在善了揜著仍是自欺如見者并揜著而見之須要指出字所謂小人在自為小人奈之何不毋自欺也誠于中與有諸中不同盖厭然視已正意中稍不容欺處而形可知君子安得不慎

獨知當慎上已說盡嚴則慎之至矣盖此意一動如形如至如潤身正自瞞人不得何啻十目十手反照說話無干

心廣等正見誠意關切身心處故慎獨以誠意必不

容已了。

潤身要說到修齊治平俱在此反照前無所不至故

日王道本于誠意又曰愼獨可以行王道

脩身章

有所便不正不正便不在故忿懥等皆足累心視聽

等皆能累身愈見不可不正不可不脩意蓋誠意已

盡正心工夫故正心脩身只將身心相關處對看一

番而脩正已在此矣

旣有所便有在如何却說不在蓋在忿懥等便不在

脫了不見得有所時因如此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也

齊家章

各句句是身不脩何句是不能齊家故曰此謂執我便落有所因物方能致知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辟字中已有了蓋之則未有不辟者故曰天下鮮甚之字意并吸末不可字了

正心前患其有所正心後患其有之非致知不能盡杜故本章知字四見兩指人字正欲自致知耳

治國章

通章只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精神處正在誠求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故孝弟慈而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恕皆于心指身于身指教宜家人等無非會到身上而誠求意俱在弟知君子二字則修齊治一以貫之矣

家如何不可教則乎身不修無可以教家即下求不誠藏不恕意君子固脩身齊家治國者不出近好胥在中在家外無國齊外無教以成教非教成教成則在

國成教則在家不出家而成教則在修身以齊家也
孝弟等本之心而修之身者正是不出家所以真實
說成教處非虛言一理也
誠即誠意之誠誠求即致知中即保之腠裏刺入處
未有正見必中總是即保赤子以證慈即慈以證孝
弟註謂推廣是也
仁讓即孝弟慈之藹然秩然處貪戾正仁讓之反興
字作字皆有不容強不容已意正機字故曰如此機
固在身心不在家國故曰其定國者定固治之象也

帥天下要入睦九族及底豫意既言仁又言恕恕即所以仁既言從又言喻喻即所以從既言帥又言求言非求非背帥中事也

不曰先曰在在正機之説藏之義也其家人各其字正與其機其令其好相應直是説身而心在其中了各宜字足法字各有仁讓及孝弟慈在

平天下章

老老等是平天下實事要其道只一絜矩絜矩只一好惡好惡不過理財用人故三言得失一以民心見

好惡一以主德見理財一以君心徹肆見用人一步
緊一步迴結迴轉變幻詳盡而終以理財用人反覆
闡紬內愼德二字仁人忠信正在此尤爲絜矩本根
處故曰德者本也
通章論政事而不及感化論君身利害而不及天下
平及中有國者並得國此謂國等正所謂平天下在
治其國者
前誠意節領出好惡至齊家之知惡知美治國之所
令反好此乃日所好所惡不會推廣反覆要皆致知

内所格之物而上下人財等俱在物格直格至治平是以爲明明德于天下也

各老老等内直有好惡與同意理財用人俱在民如何便與孝正見同心處矩正指心之同者卽平之象絜便有許多運量在故又曰道

人心本不間于已故曰是以有巳心能不間于人故曰此之謂

舉上下等以標矩絜一惡以示絜立象盡意遍眞化工矣

媢疾之放流聚斂之不有到底在惡邊着力

好惡各曰所明是矩守好之惡之正是絜矩有真實作用在曰民之父母則得衆可知至爲天下僇則失衆不足言矣

慎即慎德慎字重在好惡上着力不慎便不能絜矩未有不至于辟者僇愈見不可不慎意

德所明德是好惡之源而矩所從出者先慎即知先之先人土財用俱在故皆曰此有見非德不能有本末意已在此更見人土等不能無得失惟德能有之

于下民散悖出及後非其財意並指出了

外内字緫甚痛切直是不知所先而公然弗慎者即

此是爭即此是悖即此是不善

惟命即明命其命等善即至善之善兩則字見得失

緫未可據不啻危懼意正好看慎德與種子

楚晉二書見賢賢親親意忽插入仁親亦見老老眼

照處

引秦誓直是嵌出一個可好可惡樣子若有與尚亦

有俱迫切意斷斷休休緫是技能形迹與化無他技

足斷斷如有容足休休正見一个臣爲平天下所必須者

放流正所惡惡之先說能愛正惡以全愛絜矩愈了了矣

何以見何以不能正不仁處拂人則不仁甚矣菑身則不弟子孫等不能保了

不用絜矩用大道正是理財用人種種好惡各有條理故曰道道在天下爲大道在心爲忠信故大道非忠信不得

恕識可想忠誠求可想信即前老老等各有忠信在

生則便非聚則大道即上大道術是直是上下无盈

則字矣字直有不必外本内末意

仁者即忠信以得大道者發身正生房財足具贍在

此天命在此未有等正足發身意仁義該財在内府

庫句見無悖人悖出剛財因未嘗不有巳明說利非

利義為利了

字有血是不忍處正好看仁字意至善無如何正見

小人必不可有了

不說到利不爲利不足幾小人之口不說到善無如何不足奪善小人者之心原始要終層層剔發總要去小人以絕却務財根株而發身大道直不出此正个絜矩平天下究關係處

義利二字大學以此終篇孟子以此開始學術治道所以至今無壞

大學約說終

中庸約說

興公孫肇興著

天命章

通章不出天命二字人得天命爲性而天地萬物皆在其中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參天地是以不睹不聞即天之無聲臭隱微即天之化育喜怒哀樂即天之川流不已等天有中和我亦有中和天自位育我固能位之育之也總無加於天命而已矣

三謂字煞有關係所謂剖而言之蓋誤認性道等工

夫作用一切俱無用處了

天命與天之命不同註訓猶令最是直是維皇賦予原有責成在所為中和位育非伊人任而戒懼慎獨自不容已矣然天命命以何物天有降衷人有受衷正未發之中其所不覩不聞是也

人生而靜以上只可名為理不可名為性所謂維天之命是也天命謂性直是就人指出是以不言心言性便不滯形器不墮空寂內外有無之見一切俱化了

率性二字須連讀蓋稱性而出意若在事體上周旋便是率事若在意識上作用便是率意直須率性乃是道

修道直有盡人盡物作用不第區區修明蓋聖人以人物爲性道人物未盡亦是性命有虧故知道如何修便可知敎

道固原于天率于性修于敎只說得道也者三字重不可離意已自恍然若脫却道字不可離愈說愈不透矣不可正與不能離不當離大異直是了不得使

不得說訢蓋離之則不覩不聞失大本違道壞天地
萬物並不位不育也或問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
之矣是以無人無戒懼但非其所不覩所不聞耳所
不覩所不聞者天命是也仁者只戒懼得仁知者只
戒懼得智自然只戒懼得日用飲食孔子五十而知
天命在天命上戒懼方是各其所方是須臾不離道
若非戒懼則不睹聞爲墮空若非不睹聞則戒懼爲
有所

見顯二字往直說做灼知其見了見顯者實實耶著

如一念方萌就此為喜怒哀樂為流通於天
地萬物故曰見斷然到見顯時反覺索然惟此藴藴
隆隆較見顯更有生意有長望故又曰莫此念一差
將性命盡壞而喜怒哀樂皆不中節崩潰夭札無不
馴至何等怕人蓋隱微獨也莫見莫顯則不可不慎
是以有故之說也
不使須臾有間故須戒懼不使毫釐有差故須慎獨
喜怒哀樂正好會天下字如無天下喜甚怒甚且喜
怒四字特出在上直是將天命都指在人身上了其

無人無喜怒等既見須臾不離而喜則天下和怒則
暴亂畏位育實用畢出于此矣
未發時也不必皆中之未發乃直指天命之元中者
止是渾然在中生意滿腔意不然如何包括得許多
中節又何以曰天下之大本節即中字中者正是恰
好意皆字最圓滿皆中尚不得爲和乎
二也者俱上道也者惣會但問中和從何得名大本
達道巳了了矣
每若喜怒節極難安頓又似支節那知正通章樞紐

精彩處非聖賢文字不能

致訓抑揚議論其分量處實有裁成輔相真作用却

已是位天地育萬物了是以下但曰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

喜怒哀樂無日不流通于天地萬物自天子以至庶

人隨其分量所及家國天下無不具有位育故謂必

聖人在天子之位此未能致中和者也

君子中庸章

中庸反中庸難辨只以君子小人辨之正就防微意

然有關係

君子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惟君子中庸則中庸遂爲君子有矣小人反中庸乃亦曰小人之中庸也蓋小人直能竊中庸做反之說小人且將勝君子做無忌憚之說君子幾無以自別于小人矣

總說君子便是能戒愼的便已時時是中故曰而時中蓋君子本分事也時中無忌憚止爭毫釐君子脫盡情識天命用事小人正才識勝耳

中庸其至節

至直在共由無弊上說過下能字若仍說無過不及

豈不是中庸其中庸矣乎

民則鮮能之小人則反之也

不行章

正示以行明眞訣蓋知病就是藥知不行由不明而道已行矣知不明由不行而道已明矣

不行是賢不肖誰知是知愚不明是知愚誰知是賢不肖兩曰我知直是人鮮能知了

指飲食非喻言亦非硬作道字特就莫不二字翻醒

鮮能使人不至覿面自失則所以示之知者至矣

道其不行節

不行正不在道曰其更好看無限責成低徊意

大智章

舜包智智不能包舜故舜字三見大智字一見大智固舜中事也

問察人或能之好問好察正聖心虛入不容已處非舜不能邇言與恒言不同直是言近指遠正照中字說隱則所全者甚大揚則不啻譽了所謂或彰明其

事或類用其人也兩端的是兩字非不一說話蓋隱揚後儘自可用但凡涉過不及者爲一端而中自爲一端故曰兩端人都執一不能執兩舜却提衡在握而中道出焉正是他惟精惟一處

用賢人君子之中猶易用小人愚婦之中甚難舜惟眞丹在手點鐵成金故在民爲邇言在舜爲玄德矣舜下不須補大智意不自用所以爲舜也若謂合天下以成舜舜寧有待於天下乎舜所以夐隻千古也

予知章

予智狂 未爲了

病正在予知二字曰予便不是用其中于民了是以上智人不肯爲下愚人不能爲獨一等小智自椎人便墮此坑塹罟擭等正不能擇的樣子見離卻中庸都是罟擭等了直恁悚凛

延而進之曰納爭先而赴曰驅鼠好看予智光景釋不能守正爲予知驅入于隱怪知所以不能守則擇斯其失

回之爲人章

擇是擇中得是得善善正中之元體中有可擇善無

可擇故也一照下句乃快辭不作至一之一蓋至二
意在眷字內已有了
拳拳做也非敬不能無失服膺直有依字意
舜執兩所以惟精而惟一同得一所以能擇而能守

天下國家章

三者不必說到恰好處若到恰好便是中庸依乎不
可能了不可能是妙非難謂絕人之聰明才智至此
都用不着則賢智亦可少退矣蓋曰難能人便硬求
能曰不可能人須要在戒慎恐懼上去正好看聖賢

吾心妙用處直引人非阻人也

問强章

問强與問勇不同强字正有學問本領在南方三句不是詰問亦不是聽其自擇蓋曰抑而則已爲子路擇之矣

君之但是托足於此未嘗認以爲强至强者居之則君子併不居也蓋南北之强是南北便非强故下以故字領之仍以君子别之

强須從心體人微處用力四不字俱有定識定守正

非易易曰矯者狀其强也正印合抑而意若謂矯其
易偏似與南北有合然在不字內已有了
不流乃可爲和正非大學力不能中立便是不倚何
必又說不倚直是不倚中立固所謂夫爲有所倚也
塞卽本章閒字變塞只是有炫燿意雖非富貴移人
亦是聰明不因凡人降伏所有最難況及時行道有
遁跡不容已者至死不變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索隱章

通章只發明依中庸二字絕與自叙無干

弗爲正是斷隱怪非道不是說吾爲有在弗能已直
是認得道字道乃至中至庸天命人性俱在第患弗
能遵耳遵日浸浸不容已依與不悔意並已盡出
依則直與中庸爲一依中庸正是闇然自修故曰遯
世不知非止無述悔與慍有辯慍者非人悔者怠已
正從名根來益知索隱及半塗等都緣名上誤了
不見知只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便多
一個意思
聖者直是贊君子爲聖人能之正人人可能意曰唯

正而標其名曰爲隱怪作榜樣耳若難其事將毋驅

遵道者爲隱怪乎

費隱章

費如費用之費直是一往不返如此夫婦不必借爲

彼夫婦勿作大字看大正包在費字中費無可見故

不窮是以曰而隱直是皆顯著皆精微總隱正不必

索也

曰夫婦曰聖人曰天地總見形容費字見道不盡於

聖人天地非謂天地聖人不能盡道且夫婦等俱指

其明白易見者察字意已有了之愚之不肖乃就中指其愚不肖者非謂夫婦皆愚不肖也聖人獨非夫婦乎可以字與字正見道主張乎人非于人事也至字照費字不是精言若精言則聖人無不知能矣憾直是有遺恨如有待於聖人之參贊是也怨望意無于夫婦等已盡莫載莫破意是以用故字不必另尋大小也語大小而曰君子語非非君子不能自語也止是形容語不能盡意蓋凡有包乎道者可載人乎道者可破而道尚有包之人之之者乎

上下察不執定鳶魚亦不推出鳶魚所謂花、璩、泥沙並存與性以言乎天地之間也末節曰察乎天地故通章夫婦等是影子鳶魚飛躍是影子並語大小及詩言亦影中影子真個妙無形容

末節直作結語不必另尋　體道蓋依中庸意在君子二字內已有了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如此哉不另添一語逼真費外無隱卻夫婦外無費直令索隱者爽然返了

對至始有造對察始有端察乎天地原非天地之察

所以造端之外別無察天地也故曰及其更好會大

小合一莫載莫破意

道不遠人章

通章以人字為骨以忠恕為脉以不遠為主入眼自覺了了

道是子臣弟友之理人即子臣弟友之身故道不遠人所謂道在當身直是高遠之遠不是遠近說蓋欲人在巳身上體認下忠恕等俱有了若是遠近直說道不離人不更儕乎為道遠人及以人治人各人

字俱指當體說止直是不遠所謂不求加于人也正
不遠人爲道意
人身上有道子事父等是也人心上有道忠恕是也
忠恕便是道因遠字乃加違字耳人道無過一忠恕
忠恕只在一反己道何嘗遠人不願勿施正形容不
遠意即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與橫道意無干
子臣等正實指道之在人併見不願勿施實可用力
處
以人治人是治人之則在己所求未能是治己之則

在人言顧行行顧言是言行還自爲則總是形容不遠人意

庸德之行等猶言唯庸德之是行庸言之是謹耳斷不馳騖于遠人者勉與不敢盡皆是行謹中之精神正好看願字若行矣而猶待勉謹矣而猶待不敢盡行與謹皆半上落下者乎況兩不敢直是凛惕意正不遠真景象君子胡不直是責成語正所謂遠人不可以爲道也

素其位章

有不消何方是[illegible]得李間
[illegible]字欲妙

通章只君子素其位而行一句

君子正所謂能正己者反求即所以正己處素者直是不添意位爲遷乘唯君子爲能素之故曰素其位必能素方能行故曰而行是以視位爲傳舍是解脫之私即履位有執着亦氣質之強又須勘外字破然後認位字清故當三聘而堅樂道即堯舜亦外也若作一正一反則不顧何竟可例矣

既曰素其位又直曰素富貴去其字何也是君子若固有之若將終身境地正好看入字居字意各行字

俱有學問作用在自得直是得自蓋一切偶値俱取為本體修證於上即素位而行于下即正已反求也上下總是位不陵不援及正已無求總是行素又曰無怨又曰天曰人層層剝換層層鋪陳總是指點無入不自得意

居正從入字下得曰居直是心身俱定意曰行則不安其所矣君子何必無險能居則雖險亦易小人何必無易惟行則雖易亦險故居易行險各二字連用是以俟命則人事固天亦命也徼倖則命所當得亦

倖矣要易字與要字不同直是有君子天下無足爲
我難者要更不待言了
須如君子居易方喚做俟命不然直是諉命棄命了
年來易險都忽却始信羊腸路亦平升高不知險竟
作粘壁枯盡出君子小人榜樣
曰似射元不足擬君子曰有似射又不能件件似君
子蓋射有失君子自得也此正極口形容君子處
貧賤等皆失之境不陵等皆恐失之心借失之途譯
得之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非射惡能似之乎

行遠章

直是渾淪說個道字中和以致位育夫婦以察天地總是日用外別無神化遠邇高卑固是借來影子故各曰譬如若認真行登意便癡了玩君子何自見不然明曰君子之道如何竟作君子之進道乎且進道意在君子內已有了詩及聖言似單照卑邇不及高遠正謂位育參贊直在合妻子翕兄弟順父母中本領作用完全俱有遠邇高卑之名不立可也故行登必自之說亦譬如焉而已矣

鬼神章

通章縂言誠而于鬼神發其藴所以句句贊鬼神正句句贊誠

曰鬼神便是功用之爲德直於用處指體即末於不可掩而曰誠誠即德也總于不見不聞處得力纔見德之盛非言功用之盛也

鬼神若無何以視之聽之鬼神若有何以弗見弗聞故弗見聞非無可見無可聞也正是其精細縕處明書出一德字並下誠字俱在體非先有物而後體亦

非有體之者而後有物直是皆物皆鬼神故曰體若
遺則併無物矣故不可
矣說箇使天下之人誰使之也上面有一箇弗見弗
聞下面又說一箇洋洋如在使字已活現出
齊明盛服可見鬼神不遺處曰在上曰在左右直是
形容盛處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說話在者是有可
視聽如則仍弗見聞了所以為德盛正好看體物不
可遺在視弗見聽弗聞中矣
不可度即弗見聞及矜如字正是說德故格字不專

指祭正見神無處不至也

玩夫字及如此夫直是咏嘆語非推原語蓋微之顯

誠之不揜上已說盡了誠不專在人心然承祭以下

尤是人人俱有人人覺得把鬼神至微至渺竟指得

活活逼現故是中庸不然將不爲索隱行怪者借口

乎

就鬼神指出誠字便無幻非真若以鬼神論誠則真

亦成幻是以至誠如神質諸鬼神而無疑固皆實理

實事也至謂天命謂性戒懼等皆鬼神體物蓋不誣

矣

大孝章

通章只大孝二字盡之享保及祿位等皆天子中事天子正受命事受命正大德事德為聖人大德也合大孝又安所得聖人哉篇中四故字六必字遞與遞應鑿鑿不爽舜孝所以弗可及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令孝不足格親何有于親之先後致舜非以德福成孝而直以孝兼德福也孝所以大也

聖人等各句句要關大孝意方不類武王處

既以大孝領聖德又復以大德總之何也孝爲德大

德正大孝也故大德在指舜說與末大德一樣

各必得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直是我爲主天爲用

玩各其字正祿位等不可必其祿其位等直在舜身

上說固可必也則栽之說也

四必得明乎篤厚申重稠疊繳上意

篤非天篤直是物能承受所以爲篤明必得不是論

天道說話

材便有遡述意照上大德栽便有承載意照下受字受字要看直是德足承天非天能授之也所以爲大德無不必得也聖人非教人儌福而大孝亦人子自致四處各以德領之不然是鬧人以倖端耳

知何須說在邇言問察上方是君子中庸孝乎須說到格天受命處方是中庸君子

以孝善前人何難格天故其孝曰大以孝述前人只是善人故其孝曰達

無憂章

通章只以德字爲主無憂正在德上看出王季世德作求武王以德受命及以孝祀先以孝治天下皆德也其須周公成處正是能述正是武王之德文王所以無憂也

前奉其所作無一毫紛更後善其所述無一毫誇大方是各以字及爲字方是中庸不然第無所事事又何以父王季而子武王乎用世德相傳故不曰業曰緒纘正述字不但述文王並述王季太王及下上祀等正所以述文王也戎衣等各句句要入述字意身

者正見不待火乃論定意曰不失曰顯名武王心事亦苦矣更好看述字

戎衣等正是受命處見天意所在曰未更見無利天下意是以周公成德非成其志也成正竟其未竟意直是說武非說周向非未受何待周公成之卽追王上祀逹諸侯等且不足爲德不足爲述安在纘緒而文王固憂甚矣

逹孝章

通章主張俱在孝字蓋孝乃逹字本領非孝其何以

達故曰其曰矣乎直是以孝治天下即下繼述兩善
字及各其字皆孝中意若謂因善字遂認爲達權說
話豈非顧子失母故通章夫孝者及孝之至孝字復
兩見而達字槩未有也
不曰先人而曰人曰先人則其人已死矣已亡矣即
此便是不孝曰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識得人字全章精神便已打通是以有志有事方着
得繼述二字當日之志事安在故非至孝不能
脩祖廟等何嘗故事只領得春秋二字所謂履雨露

怵惕霜露悽愴直覺祖廟等件件生動欲已而不容
已矣孝字達字直已逼現
宗廟之禮昭穆已序故曰所以序若另求序字何當
說夢各所以俱若此廟中者境內之象序昭穆則宇
內父子定辨貴賤則宇內尊卑齊辨賢等則宇內賢
否上下長幼已無不截然各得正好看治字正是達
處要非孝不能
春秋皆用敬處宗廟皆用愛處而位禮樂固在其中
矣各其字正好看繼述字自其無加日至自其無襍

曰達惟至故能達

上皆是祀先突出事上帝者何所謂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故曰孝之至而達亦從可知矣事帝祀先而治天下作用已全備于此是明禮經濟滚作一團所謂其達孝孝與治國相將以行明即昭明之明非知禘之知也玩示字明字自見而達孝益了了矣

問政章

通章不得草草讀過須得段段廻環精神纔見夫子

夫子所以發問

東問手段

總人存政舉一語盡之故章內修身獨許所以修身曰仁所以盡人曰義曰禮體之爲五達道爲三達德措之爲九經爲言行事道其要不過明善誠身其功不過學問等然又處處有誠字是以曰以仁又兩曰行之者一而後復揭曰誠身盡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

政至周大備推文武者直是將方策如見其人意

最妙在兩其字人是文武之人政便是文武之政夫

文武安在哉過眞精神形世不足隔故直曰存亾非
曰有無耶
人道人之道也果能此道則必明必強故曰人道敏
政明強正所以敏之也敏則行行則衆樹者如移而
栽之不得作種字看正謂文武之政移而行之今曰
無不敏也前兩其字意亦併現出
爲政巳有君身在服與用不同直是眞精感召意以
身正能脩之身道與仁俱有了
曰脩道以仁又曰仁者人也人字直是存字身字人

道皆在此謂仁爲生意或不易見謂仁者人也且謂人爲存者乎爲亾者乎全章精神俱已逼現親正人所自出大者于上該脩道于下包知人知天等若義禮總以成吾仁而脩吾身故尊賢以輔仁而等殺皆天然秩叙所發見者又明指出下文天字了
各要認不可以不四字若脩身等俱已道過其知天者義之盡禮之至而直契于乾元之仁者也明是知人事親修身一以貫之矣
言君臣等不言親義有物必有則也正好會人外無

道而脩身必以道也

兩達字直是道達于九經君民親友等德達于道明是行字意若人人具足說話在道德字内已有了所以行之者一不是合三五於一乃是三與五俱有一在蓋非一併不得爲道與德也故曰所以

各或字及字俱就知之成功時說須渾成快活乃是蓋各知行同各知之行之同各或字又同明是知之成功一了是以各曰及其

各近字俱就用功時說若到究竟直是知之成功之

一了

好字等俱有一字意及上知行俱要顧政字不得似

講學說話

五所以字俱有功夫然都在知斯三者中有了

脩身等各有一箇一在故末又曰所以行之者一

脩身等各有一段恰好不可那動處故曰經各句句

要關天下等要點照文武意

各則字俱有不期而至意正好會斂字政中無非道

道立直是人存政舉了不減得于啓沃不賅更有不

以小謀大下淪上意曰報禮可知體中有禮財用者

財以致用惟百工可以盡其利正非歛民以足國也

齊明即首章戒懼不動即首章慎獨故為所以脩身

而以德行道與擇善固執皆脩身之事也

復揭曰所以行之者一正是九經已各有一在此特

拈出言之耳

前定即豫也人心非一不定非素養吾一不可謂前

定豫即下擇執兼盡而誠在是矣曰言曰行又曰事

道直歷歷指點出凡事意不踰等皆立之象也

在下亦凡事一端舉以証爲政者各不獲不信等與上不獲友不信不同直責成在身上了

善直是繼之者善正誠之元體明直有行在故明善卽誠身又曰擇善而固執

誠者天道直在人身上指出誠之者人道直是指天道于人身所以說天道處句句要是人說人道處句句要合天者判然兩分何以皆曰誠皆曰道乎

誠者一段要一氣緊讀猶言誠者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豈非天道乎方是者也字

神脉擇善固執要說得快活玩而字便見所謂識得真種子更無餘事方及得兩者字方見人道即天道意

博審等固是明善要各有誠字意所謂求誠以誠正所謂所所以行之者一也篤字更好看誠字意各要照政字各要直截了當于上似天道于下似明強方是擇善所學問等而固執只一篤行便了所以誠身在明善也

有弗學等如云有弗戰戰必勝意直是杳迅無用難

模樣止好看果字明強字

一十千百不是執定是画狀弗彿景象明是果字了

果即是誠明強已在此故曰必雖者直是人無愚柔

若訓哀公爲愚柔是何等說話況學困利勉原都是

好名目又何得斥言之也

自誠明章

直與或生而知之節局勢語脉一類

誠明明誠俱就現成說且中間原不隔一字則所謂

性教固從其自名之也註訓由字最是若作自其之

自則性教到底分了何以又曰誠則明明則誠乎非從真心起照非于照內尋真語無倒落而性教合一巳了了矣

能盡章

至誠而係以天下則人物天地皆誠中事也爲能字絕有本領有作用蓋至誠直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能盡正盡人盡物參天地皆在此若一件缺陷仍尢性有未滿如何言盡且經文明曰盡其性非曰盡已性若已性便分人物天地而二之其性則人物天地

性非性　即以不　不不誠　今

皆在也

各則字俱人誠字

要看盡人物之性不是盡人物說話性正在元氣流行上說故天地亦曰化育盡亦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本盡非同人物故不曰能盡而曰可以贊贊者助也所謂至誠做得天地做不得參者並立爲三正是少他不得兩可字自是無一毫欠缺處

致曲章

曲即誠之端倪致者知皆擴而充之也曲無不致則

至誠矣誠形以下句句要說他至誠末只一語申言之耳

致知養其未形而形養其未著而著明動變化皆在此故曰致若有一未到可云致乎

不曰致曲能誠曰曲能有誠蓋曲即是誠完具一真全體真力量所以曰達德達道曰及其知之成功之一若曲無可致即致亦不到至誠地位蓋其次固自有至誠也

各則字俱入誠字遞形者自無而入有化者自有而

還無不但動變化並形著明亦化矣末句直謂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若謂至誠能化化其次亦能化豈形著後尚待指爲其次乎

至誠前知章

通節直須于誠上尋源不必向知上理會

至誠前知者也乃是道可以知非知以事也如禎祥等何以有蓍龜何以見四體何以動皆鬼神所爲以兆其禍福者鬼神司之爲禍福至誠知之爲善不善必先正非知之于將至也是以據禎祥等以知則數

或奪于理據善惡以知則理或窮于數至誠正道可以知道者何也曰誠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兩先字正有斡旋作用在如射在弩機上覷得自在弩機上着力乃得施其造化補救之手故曰如神直是鬼神不能自主也

至誠明是人不言人而言道最妙言人則至誠造位非聖人不能言道即愚夫愚婦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便可前知故曰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蓋旁觀則成敗禍福澄然無我若當局之心一如旁觀則亦無有

善作了便於守

不知者矣是以前知最幻説道則最確前知最奇説可以則最平術不必事而禎祥等不啻燭照人定勝天而禍福等惟我自爲矣是以爲中庸

九年之水不能禍堯七年之旱不能禍湯正可爲知神樣子

禍福字直換作善不善見爲禍福便是後應在前知時節可以善不善言不可以禍福言正唯人轉移焉耳若以善惡言反淺了

自成章

成己成物總以自成自道所以不可已矣
三誠者俱是由誠之而誠者自道意已有了是以下
俱說自成再不惹自道一語
曰誠者直是唯天下至誠地位而盡性參贊形著動
變皆在此則成己成物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俱已全
現
自與己字不同猶言參兩天地是自成其爲參兩之
人把自成說得重自道意便自了然
物之終始直就人身上說見己外無物也不是造化

所以終始萬物說話玩不字可見無物者如我無参
兩之真心則天地亦非我有意爲貴者直是節道以
終始乎物而我亦得以自成矣
第看所以成物便見物之終始第看物之終始便見
所以成物互觀已了了矣是以不曰始終曰終始明
是盡出一个成字不曰成物曰所以成物明是道破
一个宜字故成物直是使物各得其宜則時措之宜
原在成己中已有了故曰非自成己
誠之復爲仁誠之道爲知誠之可據曰德誠之可出

曰道性才正指出天道意此通章本領精神處尤須着眼

成己明是知何以曰仁成物明是仁何以曰知更好看合外內意不曰無曰合不曰內外曰外內直是收成物于成己中所以爲自成自道也

仁知筭連用數也字是快詞亦是賛詞明乎人道亦天道非但剔出時措之故也

無息章

通章只至誠無息一句盡之中間語意各各相對蓋

至誠天地總此一誠是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蓋天地至誠共之矣
成已成物誠中功用何嘗有息故領以故字而通章
本體作用已全打通誠何謂至正不二不雜依然維
天之命者也下不二字純字於穆不已字俱已逼現
無息者直是覆載成物時一真天機循行不斷非容
空說個誠無息也久徵等都在此各句第指出言之
各則字俱入誠字悠遠等直是實實及物覆載成但
有了所以猶言此所以覆載成而非此不足與也總

是極形容至誠意

上從久說到博厚高明此又就博厚高明說出悠久可見博厚高明總一至誠流貫其中配者合而有助直是天地待我以位無疆正無息而配併不足言矣配天皆常變成已在而總從至誠中流出故自不見不動無爲也

章者誠之不可掩也變者誠能動物也成者誠則無事也

深說乃是指說

曰天地便二了如何可一言盡惟曰之道直已盡之

矣如陰陽動靜說話是天地不是之道了

道字暗指不貳自是至誠誠字

貳不作二字看二是數目貳者直是不純一之意如人心不誠謂之貳心貳即妄也爲物之爲即末節爲其之爲一眞爲主纖妄不參有妄對則貳矣惟不貳則其生乎物也一眞絪縕孰從而測識之非是廣大不可測正所謂一故神也生物仍在不貳上發根故曰則其不測即至誠之不見不動無爲也

測也蓋句句要得不貳意在天地施成功化處說不

在形體上故仍曰天地之道

一昭昭而極高明者都在這裏故日之多又日及其

正好會不貳不測意

覆焉載焉又各焉字列是一誠默運而天地絕無煩

作爲正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

首云至誠無息及爲物不二是天命不已文王純德

已明說過引詩無更深一層意

至誠之高明悠久頭也而不息則久正誠之所以爲

純

純是純個甚的正天命不已是上二比已合言之故

純亦不已單在聖人身上說

不已要拞盡通章本領作用方是結體

此說至誠句句要天地說天地句句要至誠方見贊

至誠神脉

聖人章

通章直是聖道不越德性茀能盡尊佐工夫而大道

凝且行矣正要說得直截了當方好

道曰聖人明乎待人而行何以專屬聖人便令人疑

道工夫自不容已了
發如發皆中節之發若認爲發榮不惟與育字重疊
且所爲洋洋充滿者何物只如三千三百若非依性
所作則優優充足者又何物也故是聖人凝且行處
行仰位有經制也待其人所以爲聖道
德不至道仍散之天地萬物等故不凝可見聖道從
德性來而尊正所以至之
德又曰性者真指出天地萬物之主宰禮儀威儀之
統宗廣大等皆德性也致盡等皆問學也以致盡等

改定題

為問學正非口耳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工夫亦本體若道問學以尊德則本體亦工夫矣

君上等正是君子凝且行處不驕直是經綸意不倍直是寬章意兩足字正至道凝于至德吾性中有具足者曰言與而實事更可知也曰默容以身藏天下非以天下藏吾身更可知也

保身要說到關係處其身從修凝來直是聖人之人了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為三千三百立極上下治亂有一未嘗竟何賴于世故明哲是誠明境界保

身是時措妙用正不得易言之也

一自用章

通章一氣逝下精神警策只在天子二字自用自專皆不安于今者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可制作所以今天下所用猶然文武之制是以有位無德與有德無位均不敢作孔子亦惟從周為兢兢耳直是為下不倍榜樣

天子者舉位而德時皆在議等正作字同者正用字從字俱有了亦不敢作明是重德意是以開口從愚

說起夏去今更遠可說而不可學殷即可學宋已非殷存巳非用舍周何適哉

一部中庸只君子時中一句爲下不倍始不爲小人之無忌憚矣

王天下章

通章只拈身字爲主有直拈爲我有三重在故非知天知人何以能有效本諸身而後三者重不然人直以空文視之𫁓不得以重名也

欸過正是寡民過精神俱在上句故曰其曰矣乎若
謂自寡在有三重內已有了
曰有三重明是聖德何以拈出上下一段見位時且
不可無而況德乎正是則發有字精鑿處
既曰三重又復撰一道字正見三重揆君子以行併
三重亦是精意了本諸身明是個有字徵諸庶民故
非不信不從者天地三王鬼神後聖悉備一身故曰
考曰建曰質與俟上下幽明無非的實切近可據猶
之徵諸民尚何謬悖等非知天知人之君子誰能有

此玩兩也字是指出非推原是以世道世法世則而遠近且有或不望或厭之者乎幽明今古渾是一本融徹渾是一重流注了所以法則等字字要拈着重字意

不曰庶民微而曰微庶民不曰天下法則而曰爲天下法則何句不走漏有字故是其寡過非過寡也即不曰天下譽君子而曰君子早有譽亦此意

若曰世道等便礙上爲者世爲道正是有字不磨處所以聖賢文字直是一絲不走

不如此而有譽則早矣此句直是鄭重之詞猶言君子那有不如此正是還顧上有字

祖述章

通章直是天地似仲尼非仲尼似天地

特出仲尼二字明是書出一個大德敦化是以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總供其用所以為集大成所以為天地之大不然一心為祖述復一心為憲章為上律下襲即仲尼亦不勝破碎支離之象又何以為大乎

祖述等直是堯舜文武天時水土自仲尼出是流字

各各自仲尼出是川流字故取象於覆幬持載取象于錯行代明直于並育並行中指出大德敦化所以爲小德川流蓋不化則不流不敦則化有盡天地之大于茲可見而仲尼不待言了直是句句說天地句句要關仲尼若補出便二之矣

非述不成仲尼之祖非章不成仲尼之憲律則我自爲上襲則我自爲下載曰持擬其力之大覆曰幬擬其體之虛不錯則行有礙不代則明有窮並育並行直是不害不悖了

妙在流更妙在川所謂變不厭動不亂也非大德敦化何以有此

至聖章

天下至聖正是具有天德者至聖而係以天下直是爲華夷主而敬信悅及莫不尊親意俱有了容執敬別總是臨字要說得像至聖不似沾沾察察等寬裕等直是有聖心而四德自全備耳

各足字有字要認正所謂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者也爲能正所謂時出而時出之者直是出之裕如仍是

足字有字意如只在臨與容執敬別上說則索然矣

是以溥博等正就上拈出而如天如淵只是証足形

容語氣故敬信悦要在見言行上發中國蠻貊要在

洋溢施及上發方是出字方不走有字足字神脉配

者合而有助舟車等直是莫罄形容意若逐句遞求

則獃矣

經綸章

至誠何以行全能天能也至誠何以爲天能誠者天

之道也大經大本化育皆從誠出至誠又何事焉故

曰夫焉有所倚

各句俱有無倚意是謂爲能若有倚則非能矣

曰至誠足矣何又曰仁形之也形之以仁不盡故曰肫形之以肫不盡曰肫肫淵淵等莫不皆然直是名狀莫罄意非推原語氣若推原豈爲能尚有未盡乎

聰明聖知天德也固聰明聖知直是一個至誠要知此節只是說至誠不可知正是無倚意若說人不能知至誠何啻千里

尚綱章

通章只闇然二字畫之曰章正所以爲闇然處
闢戶急出一惡字正學問大精神大得力處炫燿意
念在須惡字抹殺張皇作用直須惡字降伏所以不
見不言等直至篤恭無非此意故又曰無惡於志小
人的然正不知用惡者也
惡文便索然勸威平治豈伊人任惡文之著便闇然
一腔精密共足聖神功化了
惡文之著正是闇然日章是以用故字指出闇不足
盡惡字約擊奮盈處故又曰然

不厭文理所謂章也而皆自淡簡溫得之猶言君子之道何嘗非不厭等而要皆淡而不厭也正是說闇然非說日章意

人知遠不能知近人卽知近不能知遠之近君子直是本體功化融成一片故人見遠君子直見爲近非謂遠由于近也風自亦然又曰微之顯者近自皆微也微處卽是顯處而遠風益不得岐言之矣知至此故闇德已無不入了故曰可與若謂至此方入豈遠近風自外別有本領作用而所謂不厭文理者又何

物也
各引詩曰潛曰室曰無言曰不顯俱是反復咏嘆闇
然意而淺深次第同自不亂若謂一步深一步則入
德中尚有跡附乎
志有是惡者之志不疚便不可及惟字正有日章俱
于此含意不言等非無言無動無賞無怒也直是模
寫他無限韜藏鬱勃真光景總所謂闇然也篤恭更
好會闇然意乎天下則的然天下平則闇然矣非無
聲無臭惡足僕惡者之真精蘊乎

末也直要說篤恭妙處而聲色當化意自見

中庸以天命起頭以天載歸宿至矣因以天擬聖而

惟聖合天益不待言了

中庸約說終